

熊耳先生文集

正編  
自九至十

~ 16  
3391  
5



3391  
5  
教育研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九

唐津文學餘承裕子綽著

男 衡孟玉 輯

姫路 藤 桓子帛

門人 東都 盛 芳子蘭同校

館林 石 蠡子彭

墓誌

松崎紹成君墓誌

松崎君脩以其大父紹成君行狀者致父白幸君之命曰先人沒四十年墓未誌難其人也以下子之辱與

熊耳集五編

卷之九

嵩山房



拊循之狀  
文如親

余父子游也。敢請按狀。紹成君諱嘉言。父教智君者。在東都娶官士女長由氏。生君。後教智君隱居河內。稻田而長田氏。以訓導事。篠山侯夫人甚見禮遇。君因是為篠山士。歷事大安公以下四公。亮清公在宮時。傳之公。生軟弱。九歲時。患寸白。不能安寢。君侍側。拊循之。或扶起。用跣承其足。面擁樹以緩步。周行於堂。每數匝。因是稍陶寫。其鬱悶。以絳少間之。不忍見。倦則復寢。牀而拊循之。如故。如此者數年。未嘗須臾離側。先君淨光公以公疾。不可以醫藥。屬其之國。乃共之。因命浴有馬溫泉。以君從。踰年。公疾未瘳。奉之。

還東都。尋告淨光公在國疾急。公問。可遣視之者。於諸大夫。僉曰。非忠信如君者。不可。即命君乘駟而馳。距都千餘里。實以五日。到篠山。不及以喪。及命。於是公即位。賜食祿百石。為執御長。無何。貴族有忌君。直者間言累起。公知其冤。而時猶幼冲。不能禦之。遂免職。為外士。居數年。召為行人。見諸寢室。勞之。增祿五十石。又數年。以下大夫之秩。留守下邸。公意謂勤勞尤久。且漸老。宜免。冗置間。以全其終。及公自京。臺朝覲。將還。又賜祿五十石。曰。以貳汝膳。善食。以俟寡人。來見。自是每歲。晚必有賜。以告存。正德三年癸未。

教訓得其妙

六月十七日卒年七十六葬麻布天真寺於是公又朝覲戚其不及見而完其前後所賜於君二百石者命其嗣則猶尚以其勲矣君卒之翌年公蓋入為國相云君為人和順忠愛以事上而其所以事於亮清公特無不至公亦復深委使之初在宮欲使公讀書而謂非躬自有之不可以責人况下之於上勲苦難入且以人授之孰與以躬之切於是先自讀通詩書及論語等而後授之授必令左右當直人各執卷伴讀以助之及少成誦於已授中以稍難體認者一字若二三字屬者別寫背經試之能識無違則每進集

糕以奉賞之是以日進不已而至其授之以他技藝而率以此類以故公於文武之事雖敏以得之資於君獎勉之功者為多也公入為中衛遣君祭勢廟曰是能事人不能事神乎且長我至此吾親與之何加焉後為常侍轉京臺皆往唯家法嚴而其遇子弟尤法退朝每端坐令各必卒其日所受於師之業於前然後解公服以為常配木村氏男堯臣即白圭君嗣至大夫學術輔治以身許國以骨鯁之臣名聞於諸侯之國知言先卒女一歸殿中郎本戶部老年次天次適藤井秀政次天次適舟越某孫男維時即君條

必以文學顯某天孫女適某共白圭君出承裕得游於松崎父子二君之間而觀其各以其賢並顯於當世使人歎稱其濟美不已蓋異焉夫學術性行精氣所致而人人自達父不得授諸子子不得受諸父即以躬自有而責人令子弟必卒業然後解公服則紹成君固有家法而何以有繼踵而起乃如此其盛者乎聞之有陰德者必有陽報紹成君之於亮清公即夙夜匪懈而所事乃一人耳而公身奉元良之德自列國入歷遷為國相當天步艱難時親秉天下之均以定億兆元元之命者不可謂師傳之力不與焉則

君膏澤所及豈唯一侯國封疆內而已是為陰德則焉知其非天報之以錫類不匱而累出賢子孫者也承裕不敏獨以其游二君之間也不可以辭其請於是乎銘銘曰  
豈其成已而不成人豈其為上而不為民陰德陽報不止於身賢者踵起子孫振振

彥根澹齋野邨君配孺人中川氏合葬墓誌銘  
君諱正明野邨氏澹齋號其先三河人高祖以上亂世其系不可得而詳焉相傳野邨氏者足助氏支庶而鈴木氏別族也所謂足助氏者源滿政八世孫重

秀者初邑三河足助居後為鈴木氏者也有野邨定  
眼者是為君曾祖定眼生正次正次少從同族鈴木  
某居三河有四方之志鬱鬱不樂乃去游歷諸侯一  
無所遇流落關西數年大坂兵起會患脚疾不得仕  
諸侯從軍豐臣氏滅海內一統疾已將游關東路過  
彥根主大夫菴原氏家遂仕之列武騎食祿百石為  
室老實始為彥根人生正重曰道仁君襲武騎祿室  
老是為君考娶植邨氏生君君幼仕主室壯為室老  
藩法諸卿各自擇其家臣命總政府諸事菴原湛主  
命君掌之甚見委任道仁君致仕襲祿湛主卒閑主

嗣立幼君盡心輔之府事家政一切倚辦於君及主  
執國政家聲未有損焉後主稍驕恣好游獵頗有酒  
色之失君驟諫不聽以故漸見疏及主從藩侯某公  
東觀命君留守君謂其人曰此行吾不得從也天乎  
其在此則雖主之驕恣以同列相制與吾數爭故不  
至有大過在彼則事皆決於一意而無有所憚則何  
以保其不有不可知者而從之以咎者邪吾恐見其  
出而不見其入已及其公歸自東都果以罪責主藉  
其田宅幽諸某大夫室盡逐其家臣獨以君與某某  
三人放諸菴原氏之族某家君為陳言請曰使主至

此者皆某等之罪也願以臣等之身歸於司敗以贖  
主之罪不報居數年君與某某謀救主時奸邪用事  
蔽惑公室謀無所施焉於是君愈益憂憤又與某某  
謀私遣人東都上書官廳請復菴原氏其略曰菴  
原氏先世輔藩主有大勲勞于國家而子孫世不  
隆職今主雖以罪在此其人尚少血氣未定之所致  
加以讒口宣颺而至此耳曾非犯國家大典者  
若國家大仁幸不棄菴原氏先功而有復其家者  
某等縱以犯上之罪身伏斧質以死而不悔凡數百  
千言書辭懇到足以感動人矣前後凡六上及先公

老今公即位釋閑主立今主賜其田宅如故初君教  
訓菴原氏族子弟使之讀書知聖賢之道以故菴原  
氏族子弟無不孝友睦婣彬彬然唯理義是悅矣屬  
今主幼寓在叔家時用事者侵辱之且好乘人弊者  
毀之岌岌乎將除者數乃族子弟為戮力禦侮不至  
大辱因卒得立云今主立於是起君命復舊職辭不  
許乃不得已起復仕菴原氏今主立家政多違君快  
快不樂曰所謂可與同苦不可與同樂者在斯人乎  
從陶朱公於江湖者吾願也而吾世臣義不可去無  
已甯武子采賤猶可以愚有濟焉耳居職若干歲致

仕尋卒元文己未五月二十五日也葬于野田山先  
塋君為人方正人為憚焉讀書潛心於性理之學恒  
戒子弟曰學勿騫虛文遺實用矣其於植邨孺人特  
至孺人八十君六十猶尚晨昏奉養必以躬疾痛痒  
疥手自按摩有故離其左右必使家人代之未嘗斯  
須無人於其側以為常配中川氏男二人長某中川  
氏出天次公墓妾某氏出襲祿仕菴原氏以文章顯  
於縉紳間女一人亦中川氏出適中川千秋孫男二  
人一天外孫男二人一天女一人中川孺人蓋依依  
木氏之裔也父永菴君諱某以醫仕于本藩母鷓山

氏年若干歸君為人貞淑事舅姑孝順中遭主室之  
難與君窮處十五年貧困且甚井臼操作晏然無難  
色在艱厄之間佐君勉厲節操其於公墓顧復鞠育  
莫異於己出矣以故公墓比長猶謂親所生也頗樂  
聽節義之事每命公墓讀忠臣孝子之記於其側以  
助辟纁之勞率以為常公墓語人曰當其時覺紡車  
之聲與唔咿應如宮商相和取後君十九年寶曆七  
年丁丑十二月二十日卒合葬君墓孺人性寡欲晚  
節尤清靜有所得輒以與人及歿無一長物矣論曰  
今侯嗣而菴原氏復也雖新政自以德始官府之



諷旨是以乎不然先侯老而未踰年三年無改奈聖  
言何菴原氏復而今主立也雖續統則因正脉族氏  
之輔翼是賴乎不然用事侵侮讒毀尋斧大辱將至  
寧庶幾立哉若然則菴原氏之復也君上書之功有  
立而令主之立也教訓之力有與矣且夫今主承廢  
絕之後猶之艸創以此時苟使君以家政多違卒本  
不顧菴原氏之為菴原氏也不可知矣則君之於菴  
原氏可謂無遺餘力矣夫然而亦向使中川孺人當  
隱約時苟無勉厲節操而井臼操作且有難色十五  
年則久矣君何以得持艱厄於其間而至有今日哉

則又得伉儷之佐以有濟者矣銘曰  
難莫難乎犯上而躬自當之艱莫艱乎居約而躬自  
嘗之以濟大義以立大節於是乎宜同穴

春臺大夫人碑

春臺大夫人捐群臣十七年是為丙戌今餘田侯掘  
公以其嫡孫而幼冲時蒙撫育之恩其德不可忘也  
謀諸外臣承裕曰寡人不弔生八歲先君見背孀孀  
在疚乃大夫人閔之寢食必視以畜之以至成立寡  
人不肖微大夫人實不有今日者也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乃欲建石著其勲以示諸子孫俾其不忘之勿

先德汝其爲圖之。大夫人者，津輕侯諱信政之子，適針田侯諱親賢，適居數年，侯親賢薨，大夫人無子，子養所出於他姬者，與先侯某公共四人，如自出之時，爲大夫人猶少，故外家有因其歸寧，議將奪其志。大夫人聞之，曰：世有無奈，父母舅姑之命而從之者，皆以無子者耳，其豈謂未成人以夫四人者爲人之子者歟？外家亦聞其言，不敢言議，遂寢。先侯時十歲，左右大夫人代之聽政，後出於先侯者若干人，自今侯皆銜飴育之，頗通經史，及其有識，男必以經，女則以女史之類，皆自訓誥，以口授之。大夫人爲人，雖敦

厚，婦人而未嘗見喜愠之色，然及教誡子孫，頗嚴，不少貸，懶有不如命，即起色操，挺示之，曰：人不學，斷楸文繡耳，將何用之？我不願汝輩如此，若能一日有不怠於肄業，即喜勞之，以珍果，曰：善，自今而後，苟如此，永有此賜，其誘之以術亦如此。公嘗曰：自今思受業時於我心，猶廩廩焉，稱未成人三十六年，當代先侯及今侯聽政，群臣百姓未嘗有一以女主之故慢之者，國中尤稱無事云。及薨，遺言數條，以勿辱社稷爲先，外臣承裕以越在他藩，故未嘗一有起居，大夫人則當時唯有聞針田有大夫人之稱，未亡人代幼君

聽政二世，餘田大治，以知其賢耳。乃何以得詳大夫人之所，以為大夫人之者乎？抑往者，餘田當以饑饉薦至，貢賦無藝，蓋國黨起，至城下，請吏時，公親臨躬自譏慰勞遣之。國法凡黨魁殺無赦，公曰：罪在我，不在彼，奈何？輒得濫加之刑，群吏涵涵以敗國典，作譏公曰：法令主之，權宜所制，何拘之有？卒不殺。於是國無不感服其仁德矣。及俄有官役用金萬數計，無所出，僉曰：吾輩在矣，奈何？可使公家奔走四方，請求人人自強，以爭致有司，因得無稱貸之患矣。則承裕所親見也。公之於仁德，雖天性然哉，自非有經術

以助之，乃何以辜已，以得民歡心至此哉？大夫人教育之勲，其於斯乎在矣。澤之及其民也，亦遠矣哉。是為大夫人之所以為大夫人之大者也。凡人於子孫，不病無教而病，其不至耳。况婦人代丈夫而施之者乎？齊君王后，女主之盛者也。善事秦，與諸侯信國，不受兵者四十餘年，可謂賢矣。而及身歿，子建任佞，臣聽說客終至，以國客死，松柏之歌，到今使人悲。則教有所不至者歟？不然，其賢如彼，有謀不及子孫者哉？因是觀之，大夫人其於斯為盛者也。承裕既無以得詳，大夫人之所以為大夫人者，乃略為述所嘗聞。

於當時者重之。以所親見於今日者。以應命耳。然其在子孫。所以亦思之。勿忘於大夫人者。亦在斯乎。銘曰。身以敵體貴。義於負祝敦。父孤以祖母。民以孫有斐。淑人終不可諼兮。

倚竹翁功力君墓碣

君姓源諱長英字伯華功力氏。其先甲州人。世仕武田氏。有肥後者。尤近者。長昌者。以其世次。皆仕機山公。長昌者為君。曾祖仕及後主。巨摩郡西野。有稱其宅地者。於今同族者居焉。天正中。武田氏凶。歸順。

國家

神祖賜之璽書。即其舊地。食西野。諏訪二邑。蓋為近御臣。一日從游獵。出野。有可賞者。即出懷中銅鏡。親賜之。語在南郭先生記中。今璽書及銅鏡藏在其家矣。及元封。彥根侯始封。

神祖賜之士曹長昌。選在其中。遂世為彥根臣。長昌無子。養只木氏之子為嗣。曰長重。慶元大坂之役。從元封公有功。即岡山奇捷十餘曹之一也。娶渥美氏生三男。曰長治。曰長實。皆先卒。曰長春。實君父。娶平氏生君平。氏卒。繼娶關口氏生勝元。安致勝元。冒橫

尾氏安致加藤氏君以適長嗣為人溫厚善待人唯  
至有稱人之過惡者不應也曰是我平日所不願聞  
又性寡欲喜赴人之急然亦每悶而不見如恐人聞  
之者故諸有所施與多人不及知者也而其在职也  
尤愛屬吏視之猶子有古良吏之風以故所治恬靜  
每以無為之聲云歷仕至今公凡五世老號倚竹延  
享五年戊辰二月六日卒距生之寬文十年庚戌正  
月十三日得七十九歲男子三人長某次君章即  
子含其從公朝覲往來東都也以文學從吾黨士游  
而知名焉次長尹亦早卒女子二人一人適馬淵某

一人未聘孫男三人曰某曰某曰某次孫女二人皆  
幼葬于國城萬年山長松禪院先兆餘子曰武田氏  
亾而甲士之歸於  
國家也

神祖含弘之德大則胙之以國小則賞之以邑則其  
見遇也固無以異於勳舊臣矣然其親近至有賜懷  
中寶器如功力氏者又幾人乎大阪之役時雖既降  
稱藩國臣而微赤幟一軍以殿之東軍何以得大振  
遂夷城池則於  
國家大定之勳亦有出於其右者哉君生昇平之際

唯是溫厚寡欲一廉良君子之人而固如無可見之  
跡者然而其於屬吏視猶子使其一旦當有事而用  
之豈亦有不視猶父者乎乃何不可為唯時不可奈  
之何耳是為無愧於為有功之後也至其有所不願  
與不見者則與世之君子相比以毀人使無所容而  
躬為一善事則自多以伐之不知遜以出之者何如  
哉子含於學雖天性亦唯時君之教歟一文一武何  
常之有余以與子含游故嘗得一與觀其家所藏所  
謂  
神祖所賜銅鏡者蓋爽然自失於其威靈猶如生而

想見其人世沐浴光輝恒如新矣於是乎銘銘曰  
源姓之裔自甲之陽時屬喪亂觀國之光遭遇明主  
賞賜靡吝玉璽金鏡惟其如償爰方啓行于彼藩方  
雖稱陪臣家世孔彰中原一役赤幟是揚大定之勲  
與  
國無疆後者誰也為人不知悶而不見義寧可量躬  
生昇平惟廉與良政以無為君子所藏道既無愧教  
亦有章豈無先業唯時考祥赫乎光輝永焉不凶沐  
之浴之如新於常歷仕五世其德不爽猗竹自取宜  
况不忘萬年之山神之所藏子孫如觀庶幾乎昌

沼田先鋒部長谷口君墓碣

谷口君諱千秋字子春稱多膳父某仕豐岡侯京極  
 公娶綾井氏生君君少倜儻有游方之志曰男子生  
 三日懸孤者何義吾其能碌碌長在父母膝下者乎  
 遂官學京師委質為街尹中根公臣以暇讀書粗通  
 經史吏門多用賕而君廉潔一芥無所受焉因使掌  
 出納事會計亦當及中根公入為常侍從來東都中  
 根公卒負笈復游學京師居若干年復來還東都為  
 國學弟子學益進視當世諸侯可仕無有中意者矣  
 因屏居都下者有年焉晚得沼田侯用幣聘以儒官

起應之學術多所輔於政又有統領之才侯知其可  
 用增祿為先鋒部長兼行步兵長事皆稱職以寵遇  
 然寶曆四年甲戌四月二十五日卒年六十三葬駒  
 郊瑞泰寺君為人慷慨有奇節為人推服恒翫書畫  
 旁通醫術配加藤氏男六容雙松教諭尚友禁門衛  
 士茂國學弟子先卒安世襲祿餘二猶幼女四一甲  
 中執事小坂喜行妻二夫一未聘承裕以與教諭君  
 游故嘗一就君其家見之則抵掌談天下事言及文  
 章曰當今世不與李于鱗輩者吾知其不能為耳余  
 聞之殆自失其非世儒者無見唯見鄙俚布在方策

者以爲文者類乎而及其見其仕治田侯用爲先鋒長將部下兵尤顧右盼以使之也部下兵唯其所使捷於景響無不願爲有效蓋有古良將之風而甚勝一方面之任乃重自失其亦不可以一介書生株守所治居則曰不我知而屬有事則他無所用者見之乎其所以質有者蓋如此銘曰

學游方仕就國優則然聖之則言中倫才稱職取則是士之式

小濱大夫市石君墓碣

小濱嗣大夫市石君先人本理君卒既葬爲之磨石

以其氏族之所系與其生卒日之實請余曰先大夫之從政也雖無赫赫行事之煩有文君子手筆以示子孫然其事上也上無不任其臨下也下無不聽一國以寧而以是輔君四世在職五十年未嘗有一日之憂矣夫如是在不肖孤寧能忍使其墓無一字哉以幸子之辱在姻婭之族是以敢請圖之按君姓源本氏有馬諱昭澄稱新兵衛其先參河人祖德左衛門君勝重仕在庇搗生元水君重昭是爲君父元水君爲舅仕在本藩者某義子於是冒市石及舅某有子實始別仕累進爲大夫娶森川氏以元祿戊辰九



月十六日，生君于東都藩邸。及元水君致仕，君甫十  
七歲，承嗣。以上大夫居守都邸。元文中，公襲封，以執  
政從朝。見寶曆乙亥，以老不任事，乞骸骨，不許。賜几  
杖，視朝。政其年十一月十一日病卒。計自生元祿戊  
辰迄卒，寶曆乙亥得年六十八。葬小石川善仁寺。湊  
謚曰本理配三初為糟谷氏次龜井氏共先卒後者  
為岡本氏三氏所生男七女五男昭德即嗣君以父  
勳舊增賜其祿代君以上大夫居守都邸次昭信領  
武庫次昭正番直曹次幼女一適賀知山大夫都築  
某二未聘餘三男二女皆先卒孫男一女二俱出嗣

君弟信英嗣下沼田氏正輝嗣小泉氏妹歸小侯全  
良俱同藩士余惟君其可謂善處時者乎一統以來  
天下無事列國大夫一唯奉遵  
國家畫一之典而一不得容私於其間則雖有欲有  
所為以自見者何以得之也乃今事上而上無不任  
臨下而下無不聽一國以寧則足矣又何必為赫赫  
之行以自見為哉而其在職五十年輔君四世未嘗  
有一日之憂老則賜几杖以寵其身卒則增其祿以  
優子孫者方今習治偷安日夜沈酣是圖而廢政事  
不則僭奢無度犯法蒙咎以至奪職亡家者無論焉

即自獨智自任之集思之量鑿空生事不顧其後及  
沮於眾疑即敗取禍進無益國退不自拯至為天下  
所笑而已者而視之又如何哉余雖以在姻婭之族  
最遠故乃不及相見而猶於是知其人云銘曰  
與惟于禍寧惟于時于爾子孫是其宜矣

及川隱君墓碣

按長子工藤君之所狀隱君諱義啓號壽園及川氏  
出自源賴政家世南部藩士也為人頗莊矜而有威  
雖家僕妾不謬假顰笑然愛眾好施是以人多懷之  
以有才幹少為郡吏臨政未嘗不正色以論辦事無

大小皆決君而莫有異議矣意在欲以節儉治郡以  
為非躬自率之不從乃自冠婚喪祭朝夕之奉以逮  
鄉黨親戚贈遺之數無不以從家之有無以故一郡  
翕然向風雖豪富家莫有敢過度以宣驕者矣家世  
清貧至君食口漸多乃自菲薄經營不失大體且惠  
及家族也苟有乞貸未嘗以貧故為解趨之甚已之  
私曰我在焉義不使親族至窮困矣其行已以義如  
此君在郡多以仁政者以治行聞而自不以為績也  
曰吾寧失末年之逸樂終身局促於一郡吏如轅下  
駒哉遂致仕事山水游賞廣約結以繼其所往然所

事必賢所友必仁以為人其於何交不可擇也因以為子孫之訓云年六十五病卒先卒制棺藏之卜葬地域之是歲會國中蝗君采地特甚屬長君從藩君在東都君乃代巡視家至多少免其所納貧者全復既而遍造親戚知友之家問安否歸無何卒實明和四年丁亥九月二十六日也君以少為吏故不逮學然天至孝友人不間其父母昆弟之言也娶木村氏七男二女長佑忠即所稱嗣工藤君為狀者也次維年冒四戶氏次秀詮冒大卷氏次則貞冒鹿討氏次平佐次秀純次原藏則貞與平佐先卒餘皆仕藩一

女先卒一女適三田義照葬花卷宗青寺即君預卜之地也承裕曰苟可使仕宦之人必因成績取右司官孰有肯遺餘力中道而止者乎然有命奈之何君既以治行聞豈終於一郡吏者乎而不肯失末年之樂終身局促羈絆有以哉與夫因是孜孜斃而後已者異矣天至孝友仁義在身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銘曰天生有才以其可試生稱國士少為郡吏躬自節儉風之所自無思不服唯其所率治人以仁行已以義不必於學孝友天至有遺餘力無失樂易至德不知

可以為次

手塚靖齋君墓碣

姪君手塚靖齋翁以明和戊子二月十三日卒孝子  
可貞襄事礮石請銘余君諱可英氏手塚有故世冒  
日原號靖齋父重可君仕土浦侯居攝都主收別邑  
在泉者之入租重可君卒伯兄重賢君嗣以病不能  
任事早致仕無子以君為嗣君有才幹擢為城行人  
為城行人七年以積勞增祿為亞大夫為亞大夫七  
年以言事有涉忌諱告老於是從本氏手塚告老十  
三年卒年七十二君受學稻葉迂齋先生殆入室以

篤學特見敬待遂為婚家君又善槍術從村上如水  
軒者受實相流者砥礪究奧義如水軒以無統君傷  
其傳之湮沒慨然躬任再興之聚徒以授老猶不急  
親臨每觀其習藝所謂實相流者之存在世蓋君之  
力也性頗強直不為苟合卒以敗曰猶愈於卑疵媿  
趨脅肩諂笑坦然居之終身無不平之色矣初娶大  
野氏先卒再娶山本氏余妻之姊也二男二女長即  
可貞嗣次女適先生長子正直共出大野氏次女為  
余兒衡妻次男可章共出姨山本氏孫男女各一人  
共出可貞皆幼外孫出稻葉家者女二人出余家者

男二人凡四人皆幼葬于麻布正光院先兆法謚  
秉常院德宇寬裕居士銘曰  
嗚呼我姬維志之行寧直而亨與罔之生有酬平昔  
無遺幽明樂哉斯丘爽塏以平不卜而兆爾所經營  
尚安之哉子孫公卿

森戶三休翁墓銘

翁諱隅太始姓林中冒藤後改森戶號三休信州人  
以敦劔術顯以其術大適人名聲藉甚都下其徒多  
歸之初自信來時就一師學有不稱者謂不足以盡  
吾才棄而去之聞館林侯臣有精術專聚徒授業者

習子

收前段

溫平其言得  
而妙

藤某徃見之一見大悅委質籍門下學數年其術大  
進某門下三千人莫與抗者雖他專門師聞其術皆  
憚焉某亦以為天授也可以託吾道者矣一日從容  
謂之曰即使我有子苟非其才道非所關也不弔今  
亦無子豈嗣之云哉欲煩子以此門下耳翁辭以不  
才不聽曰淺山之統縣縣至今天下莫不知矣而一  
旦於吾身絕之謂之何子亦思諸於是不獲已入為  
藤氏流故分科為二以教之曰法曰變所謂法者先  
師所傳先之以教後進者也而變則臨機所應後之  
以傳先進者也翁謂道有難易教有次序則固然耳

而才有高下得有遲速則不然也後進拘於法不得通於變先進專於變或有遺於法是為弊也自今之後雖後進精於法者得傳以變雖先進疎於法者不得傳以變則有日躋之效而無躡等之憂庶幾無弊而獲雋亦多矣某亦以為然屬翁翁自是門人益進今侯在宮時有輔翼之勲以故遇特厚矣及病將卒公見之問其所欲言弗言侯曰遇金春敢不如遇卿翁既奉謝且對曰豚犬可使使之如其不可舍之莫以臣故言終而歿年七十八寶曆十四年癸未月日也葬駒郊德源寺男即金春嗣業有文風亦能誘徒

翁嘗曰苟不使吾道至墜地何必他求為翁於節義之事雖不必有赫赫之譽在取與之間未嘗不介然嚮阿波侯聞其名以幣交欲請以師事翁辭以薄羈有畏却之以為不嫌於事二主者乎哉城北居湫隘請徙侯曰止矣日侍上上曰卿臣以劍術居其所藤隅太者今猶無恙耶何以善鳴對曰何以知之上曰我紀藩時嘗謁廟東山道經其所有入告之因記之耳是上言所及不亦榮施乎其名達於上下者如此以歿門下蓋號七千人傳其訣者有成書藏在家云余謂翁以其術大師於一家者流擁門下數千

好引證

人也豈不多妙論可以傳者乎唯是所謂妙者其說在輪扁之斲輪手得心應不可以言諭况持短入長倏忽之間思慮不暇用巧力無隙施者苟非其人不可得而聞者也不然蓋聶居榆燕多俠客澹明渡江吳多術士而其法於今何以不少驟見也由是言之即有成書亦唯踈跡何以盡翁哉銘曰  
已則於人子則於已與已與子與子動以天唯才賢是為有術之際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九

石蠡謹書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  
唐津文學餘承裕子緯著

男衡孟玉意輯

姬路滕具桓子席

東都盛事芳子蘭同校

館林石野蠡子彭

墓誌

中根府君墓碣銘

君諱定恒稱覺右衛門下毛中方人其先字賀氏父森重邑長三男君其第三子也長九尺膂力絕人邑

熊耳集正編

卷之十

馬山房

長君以季子特愛之邑長君卒卷闕有四方之志將去或留之曰子以先人特愛之身請一兄分遺產以居誰曰不然何必去為君不可也曰我雖不肖亦男子乃不能自營藉先人餘骸毀傷兄弟之產以黔突固非所願也遂去之東都改族中根為高遠侯步兵鞅鞅不樂託疾欲去不許擢為監事持大體任寬和禁有犯者誡之不必問尋增秩為長從奴屬焉步兵多年少狼抗為難使也君率厲教諭各厭其意無不唯命是聽矣即選於邑來皂隸中補從奴任其事者雖年滿不得免歸至老不可用狼狽有至為頭陀者

君閱之上請從奴老不可用者免之入國卒從之因是免歸者至今德焉通籍販者有誘從奴博於其舍者君告絕其出入侍臣某以為冤君曰博天下之大禁也犯之者當死况於邸內乎且夫以一市人陷公家良民乎某銜之於是罷職居無何又出統役徒都門芟夷之役用徒年率數十人君夏月及其未滋蔓日出游手一二人收之不過僅用十許人竣之蓋曰凡事不逆時至勞費或有不計也其腹畫多此類矣寶曆十二年壬午九月二十五日卒年六十五葬東都駒郊勝林寺法謚廓了君忠信天性人有過無不



教誨於年少特嚴不少貸也曰已耆老不格陷於匪  
彝寧得罪於其子勿取怨於其父年少路見君至曰  
根翁復來避諸他道然卒服其義無不慕之矣君以  
節約頗得儉審之議而終不以小嫌易其行又廉心  
一介不謾取於人二兄嘗欲分財君固辭不肯受曰  
我既有祿矣非不義兄弟之財也使我苟有貪心何  
以嚮者不言先人遺產而速去哉人有告急輒為辨  
無問親疏以故自宗族以為不貲及卒纔辦葬具於  
是人始服於其厚矣君生不讀書而喜人之學為教  
授君擇師儒受業有惰則奮白梃責之教授君未弱

冠以文學彰名君督責之力也與書生談必移日藤  
生某每過教授君必問君曰與卿言不如與阿翁語  
也及教授君以異才聞教授世子大喜謂教授君曰  
我自委質以拙劣之質任庸進班增秩賞賜無數可  
謂榮矣而今老矣無以報國恩若有道獲乎上者如  
此苟以有致萬一於將來者吾死亦不朽也初娶上  
原氏卒再納五十嵐氏共無子養河合氏子即教授  
君名經世字君美既葬建碣下毛中方邑祖兆則茲  
是也君當行已雖兄弟之財却之而不肯受頗有如  
為大甚者然而至為吏使下一任寬和曉喻閔恤一

何從容也與不讀一部書與書生談後日者符何必讀書而後學為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既葬而碣魂氣無不之也於彼乎於此乎有不樂所自生者乎則不翅慮陵谷之變於周求之義也亦合矣哉銘曰魄也有攸歸魂也有攸依樂乎茲營次是生之所自

靖甫種君墓碣銘

種君諱高謨江源之裔出自依依木氏依依木實高者食邑於神崎郡伊庭因稱伊庭氏蓋宰町時江州七部將之一也八世宗氏者以餘子別食邑於郡之種村遂氏焉及織田氏滅六角氏諸源散落種氏亦

或為僧或為農為農者世居於郡之蓮臺至景好生三子仲子道寅出為藩吏藤田某之嗣仕掌正吏計是為君父娶鷹取氏生君君襲職職兼贊納賦事君廉正詳密奉職謹慎素又有達才精於食貨諸物之理加以能察民間之情知其所疾苦及姦狀以故甚稱其職而在職四十年以勤勞故致仕特賜祿米以終身是為異數以優之也君為人質朴寡重絕口不言人之過惡篤孝年至三十未嘗有私財寡欲老益泊如無他翫好及致事唯築一小亭於蓮臺近先世墳墓地以為游息處時時往來觀田間之事以為樂

耳病且歿子弟請遺言曰非有大關係遺言何益且我無遺念焉用遺言終不復言延享丙寅八月九日也年七十葬城南十善寺山私謚曰靖甫配糟淵氏二子長某次濟字元民有文學以野公墓所為誌請墓銘於余者也君自父時冒藤田者二世今從本氏者存所由出元民之志也余聞為仁不富然苟不以其道得之及一囊狼狽時即謂載我後車誰肯容之乎當君掌計贊納苟使有事於其間者算不能無入出而入不足以為耗闕出不足以為餘分規以私之人孰干不祥以察淵中為且有以夜間無知者來

為壽我又何必犯不敬以屏之禮幣為以此二者則何富而不可致也而君廉正詳密奉職謹慎一毫不昧一介不取在職四十年如一日可不謂清乎其及致仕以服勤之勞食公養之祿以終身榮施於子孫則富亦孰大焉是謂以其道得之廉吏矣不可為也觀其臨終却遺言之請可謂知大體者矣銘曰江源之裔於焉為吏廉正稱職祿養榮施宜爾子孫尚有利哉

常府藩醫官小原君墓碣銘

君諱正西姓橘氏小原其先世仕宦家五世祖政秀

駿人仕今川氏今川氏亡仕加賀至其子政次有故  
太仕雲藩至子政吉又去事高田侯為近侍有寵賜  
佩刀今猶在焉實君之王父也考諱正盛及高由封  
削去客東都初為醫以良工仕今藩生君都郎君繼  
業受方官醫數原梅塢君術大行以寵事藩君凡四  
世如一日矣明和丙戌十二月二十五日卒葬駒郊  
常檢寺君處世澹泊得寡欲稱今相公館林侯我先  
君之介弟也及出嗣侯入為相善見君如在藩時君  
亦因得以時候之一日公謂君曰子亦有求乎今以  
我居此也凡於所以榮子者何不可得也君再拜謝

曰今夫雖微乎因藩君所賜代耕以得俯畜十數口  
於臣足矣且臣老好亦從去其又何求焉唯願為子  
孫得自經史以下書數部置諸家而力莫能致耳於  
是公命長崎因其目貢華本某某賜畀之君素博聞  
而頗涉釋典又喜與禪侶游商榷其旨及寢疾所善  
僧來問引諸其室往復數番如平日翌日逝初配林  
氏後吉由氏一女出林氏館山崎氏之子妻之曰正  
參亦好學有君風餘子曰余以相公一言苟使君極  
其所求雖在天者富貴亦何不易致也而不於彼而  
於此則其人可知矣且其至所以遺孫謀者古人亦

有不以贏金易一經者而實獲君心則又知賢者之  
揆前後一也無論當司馬氏時自王公貴人以一時  
風尚許交於方外之士者即唐宋諸名公如韓潮州  
黃太史之輩往往不嫌與之游者非以其道為近理  
也蓋為厭世俗士而避之託以逃耳豈得謂中心信  
之而然者乎君之於禪侶亦豈於斯者乎不然素博  
聞又涉釋典必能辨之然於是乎亦足以跡其澹泊  
處世者矣銘曰  
豈其求之乎誠不以富亦祗以異豈其與之乎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

誌石子誼衣幘塚

烏乎子誼女遺我而逝耶居則謂以女與我生同國  
而又其歲少我幾三十年死必收我者女也而今如  
此寧忍誌於女塚乎唯是以汝有視我猶父者門人  
之請不可辭焉乃慟哭以誌誌曰子誼姓石名宣明  
奧瀨上人也五世祖某事峽先主以射藝見寵至後  
主世不遇遂違之隱居自耕嘗以峽亡身不得死之  
為恨謂失士之義因戒子孫勿出仕故子孫世為農  
家事在余所為箭鏃銘序中也至子誼其為人個儻  
不羈慨然自震曰大丈夫生世苟有可以自見者雖

父祖遺戒亦可守乎我焉能以七尺之身一生役役從事於隴畝之中徒老死而後已我則不能也即不幸生平世無可自效猶不有文章者乎可以經國矣可以垂不朽矣為之豈不賢於已乎乃刻意讀書日屬文不能視生產謂我與在邊土無師友之鄉獨學終於孤陋如與天下之士游以博聞見於是有祖宗所遺田一廛以託家累於其親負笈出都與吾黨士以文章之業切靡數年大有達焉名亦從出生徒漸集為社縉紳多幣交受學者侯家聞之有重祿聘之者子誼時有西游觀風之志辭而不就在都累罹災

貧甚有為之臯伯通者為宇於濱上居之居歲餘病卒年三十八時某年月日也門人相議曰先生雖客死吾輩在矣擇地葬此何不可者唯是無親戚為之主者而在異日亦誰乎展其墓者且夫魂則無不之而願歸魄於異土哉不如遣反使其家葬諸先兆幽明兩安之愈也遂如其言而又議留其衣幘瘞諸某所某寺起塚其上立石以為門人思慕之表則余所為誌也子誼於詩及文能自出機軸欲與古人並馳唯天不假年有識者惜焉公士矢嶋公公世以門人侍病臨歛命其臣某氏護遺骸達其家而醫官某君

貞心病中藥餌卒後一切拮据盡力助之則所謂為  
之臯伯通者也承裕曰士有為而破產則人必譏之  
曰舍所守之故業從不可知之求苟有不濟不可中  
道遽變一旦狼狽豈不愍哉烏乎是亦鵠雀之喻已  
何足與論且濟否天也丈夫當初奚必如是其幾苟  
有幾者所謂志者亦不足尚也子誼以天不假故雖  
未效大而以其所志既已成名而不負於初足以間  
執譏者之口矣且夫雖客死不得大葬而得歿於門  
人之手而不於道路則亦何憾焉銘曰  
爰藏遺服致諸在茲致諸在茲云何不依

長坂督人墓碣銘

督人諱黑肱長坂氏督人字也稱平介居東都圓山  
因自號圓陵子父平六君辰春為高崎世大夫母齋  
藤氏七世祖宗成者仕鳥居鱗崎侯戰死于伏見之  
役宗成生宗勝宗勝生宗辰宗辰仕今吉田侯國于  
濱松時生宗長及高崎分宗長以附臣來為大夫是  
為平六君父督人少聰明九歲以父任入為童子郎  
及長出掌謁好學博涉群書且有才善著述詩及文  
既已具體矣從一時名賢石仲綠井子羽輩游皆得  
駿足之稱矣他技至如鎗劔弓馬類亦泛習焉而專

潛心學術謂何非邦家之備而獨至テ役人之術ヲ非學不可餘皆未免見ル役於人者已但見ル人之有攻ム一技者輒喜若已攻ム之曰如此於收功名乎何有其獎人者恒如此頗有大志嘗因事閉居月餘慨然曰使我以此沒身乎ハ旨史腐令所為吾豈辭セ之哉唯恐不終耳為人高潔通淹捷辨善談以故其及來納ル文於吾黨諸子吾黨諸子慕之不置每期會燕ハ替人不在不樂而至則皆喜曰何遲也寶曆庚辰七月二十六日病卒年二十四葬于牛門寶泉寺替人先世有戰死于大役者則豈武功之後乎而彼一時也替人方今

潛カ心學術則豈欲以文德顯者乎而此一時也奚相讓焉見有攻ム一技者輒喜若已攻ム之其豈不謂之曰與人為善者我獨至其謂役人之術非學不可大夫之子恒為大夫其志則可觀矣而卒不得觀其行命哉銘曰武功之後文德一時與人為善已有容之惟學在身可以役人志則觀矣大夫之子

兒貞之介墓誌

兒貞之介姓餘氏大内父承裕岡崎邸文學母山本氏寶曆元年辛未正月八日生九年己卯四月八日天年九歲葬下谷廣德寺兒生敷重恬靜不甚好戲



聰慧早曉事理生無何母病不能自養雇人以養之  
既而所雇以夫亡再嫁有所將請辭去父母以兒猶  
幼弱未可專任粒哺將不許之兒知之也從容啟父  
母曰彼幸再有家又何言焉兒本無乳須彼至今日  
不亦多乎自今以往兒能唯食是飯又能獨寐耳願  
勿以兒故沮之也因即日請為製小被且自是絕不  
近乳以示無戀念也於是乎父母感其言乃奪而許  
之而所雇亦遂得無顧焉以去矣時兒實甫四歲云  
視父事教授受業者日至稱已亦受業日挾冊載籤  
與共進退以為戲初雖以為戲習遂成性漸致知字

於是比七八歲則能讀學庸論孟又勸其所共游十  
餘輩多兄行者讀之而已親授之若有不審者必質  
諸人以授之於是邸有一群小生相共推兒置諸師  
友間日蟬聯從事於斯不置而人稱我邸之尚學也  
曰雖兒輩無不以鄒魯之風則兒實為之唱首矣其  
天也家人欲勿殤之問諸父父曰能曉事理以嫁人  
又能勸學業以導友雖欲勿殤之也不亦可乎烏乎  
嘗徒言小時了了者大不必佳於今雖欲為之有所  
恤於後而可得哉銘曰

一死生齊脩短吾豈敢與艾榮寧蘭摧爾於頷

市川軍藏君及配瀧由孺人合葬墓誌

君諱正芳氏市川稱軍藏先世川越人至父正勝君  
與配張孺人偕來東都居焉聿委質高崎侯徙家高  
崎生二子正美以長嗣次即君別出仕及與長君遷  
東都郎長君迎養正勝君及張孺人正勝君及張孺  
人特愛君欲就君偕老時君祿微不足以承歡長君  
知之也輒與家族脫身出舉其宅與君君亦恐傷正  
勝君及張孺人之意不辭而受之於是人皆稱長君  
不議君以其各行其志以致其美也君讀書通大義  
傍及兵家言而於技擊亦多所長且有才幹足任大

事衆莫弗服其能矣以故朝每有大任之選君中之  
衆輒喜曰是我固謂非君不可果然而其事一無不  
有濟焉終之以有賞賜者矣寶曆中今侯以留臺之  
任鎮攝都君奉府職從行居一年方其已事而竣以  
其所會納諸司會亦有賞賜賜休暇將還東都時太  
夫某欲加之以意氣君強直不肯蒲伏遂誣之以賊  
將以陷之君曰即簿不正司會既受之迎攻告成而  
竣則豈獨某之罪也請必覆會以明徵之而後已某  
大患之會有居間事乃獲解矣久之某猶尚銜之屢  
謀欲蓋君功以快意君不屑也乃曰利令智昏不其

然乎其能以傷公也君方病其乃度其不能出訴冤  
遂作飛語中以罪貶之爵秩而君亦竟不起某年  
月日卒年五十君卒無何某陰謀發覺以嫉害賢良  
褫職以移諸高崎而復君爵秩命其嗣無鬼襲焉以  
其無罪也君外威內寬而有度人自然不敢為  
性喜施待君婚若葬者數家於是見以為橐中不貲  
而君固廉且不事生產仰俸給外一無有餘矣是為  
其為人也配佐野氏先卒次配瀧田氏實孺人之姊  
也亦卒繼室以孺人二男二女一男出佐野氏即所  
謂無鬼字子人掌書記以文學稱焉餘皆出孺人一

女適鷓鴣某餘偕天孺人福山士某之仲女也生多  
病身體羸弱如不勝衣而真正肅雍尤宜宰家君因  
職祇役諸方率無虛歲孺人留總家政未嘗不如此君  
在也凡有貸於君多由孺人孺人為裝傾筐篚無吝  
色每請賓客從史承意夙興躬自灑掃張具以贊襄  
君之文誼者如此其愛子人如所出而格之則有加  
焉苟有過不少貸操箠臨之曰爾與效伯瑜之泣如  
勿犯朱氏之怒或有以嫌諫者孺人曰苟以嫌者是  
其孰與初不施教俾其怙愛自恣唯佚游驕樂是事  
終至流亡不能承先人之家者即非必有貳而故為

之而其至即以為幸矣已所出之長庶以代之者則亦有不免於此者乎是豈獨其子之罪乎我則不忍與之沈毒耳孺人視子人及稍長取先人之書讀之初謂今時儒之不競久矣與其史寧野與其匏繫不食也及其教業無他謂之曰讀書通於大義唯恐不能行是女父之志也資於事親以事君資於九宗以充友是女父之行也曰我以不能俾爾肖女父以重視女父於爾為憂唯是赫赫大藩濟濟多士志行不為加於女父而寵光過之則廉吏果不可為歟今而乃知爾之所以密適於女父者爾得諸從我所好也

又何論寵光之從與不從也唯我蒲柳之質不能逮爾游大人成名是為恨耳某年月日卒合葬其所先塋余惟天人間不可以一時窺哉方某大夫以謀陷君君病不得出訴即有知其寃者人人畏憚不出一言以救之遂以令歿為則如無天者然蓋非無天也天未定而人力勝也君歿無何某以嫉害賢良褫職被移子人以父無罪襲爵秩夫然後人力盡天道勝天初定也於是乎我亦知人之不足恃而天之不可疑云孺人方教誡遺孤論避嫌之非以拒諫者者旨哉雖有議者莫得而問然矣若夫至陳父之志行

以命子有曰庶吏不可為者則激以勵之乎蓋不如  
 此其志不勒也昔人斷機以諭非不直也然迫斯不  
 折乎是為此善乎彼則可謂賢乎賢者矣子人狀孺  
 人以鞠育之勞特多而不先鼎食為憾其志則可悲  
 也然即先鼎食使已無所得於此孺人不瞑矣則其  
 於報施也亦稱矣銘曰  
 資助於婦以成誼於己資道於夫以成教於子夫耶  
 婦耶同德則爾

官醫武田長春院法印于龍君墓碑銘

君諱信鄉字叔安號于龍父黑川道節娶故長春院

杏仙之女武田氏生君于京師舅杏安初有子曰文  
 安早世以故養君以為嗣享保五年來東都繼武甲  
 氏十年試為施藥園尚藥局疾醫居歲餘賜金若干  
 以免二十年命參考醫書所考痘科鍵大行于世  
 元文二年八月為侍醫十二月叙法眼寶曆元年辛  
 未十二月叙法印四年十二月以別命有所奉診  
 免本城直宿六年以其居宅僻遠不便命召故  
 賜愛宕山下邸漸近本城也十年以數年之勞始  
 賜給金三百兩以為例也明和九年二月以耆老許  
 直輿至寢門輿至寢門除田安一橋清水三殿外絕

無有類矣。蓋異數也。君博學精業，勿論於醫家之書，莫不研究，即少從東涯先生者，受學也。至儒典亦無不該通矣。嘗謂業精於勤，荒於嬉，不多診人，不能達術。故雖鄙賤之家，有請必就，視之受治之人，亦日益其門。蓋不以貴故誇如此，亦所以所居必有効以承寵。猶掇云：安永二年癸巳十二月六日卒，以元祿十三年庚辰生，享年七十四，葬于品川東海寺。夫人即文安所遺之子，而杏安子養以妻之，先卒，無子。乞官鑿，故曾谷長順□□為嗣。曰：宗安以階法眼，亦為侍鑿。餘子曰：法印者，蓋鑿官之極也。案職原其位，準四

品陞殿，則亦已貴倨也。然凡在鑿官，苟有積勞者，皆任之，則不足以多也。獨年賜給金三百，以勞之者，細也。抑有輿至寢門，得與三殿比例者，邪？因是觀之，君雖復以齒德乎，得以方技與貴价比例者，可謂極家門之榮矣。銘曰：輿至寢門，齒德以尊，惟此寵光，永被後昆。

武州仙波喜多院守玄僧心碑銘  
僧正諱守玄，字玄暉，越後人，姓橘楠氏。父正等，世仕今岡崎侯。生僧心于村上時，母川嶋氏。僧正十三歲，從東叡山明王院僧正尚志，受剃度，名志觀。敏而好

學禪誦匪懈登比叡山修學三年學彌進歸為大慈  
院守中繼跡改名守英因  
王命住松林院許衣色衣時三十二補  
王殿侍讀之員數得陪遊宴轉住勸善院稱別當總  
寶樹廟之事務尋任津梁院為  
嚴有廟之別當九年己卯稱執當總一山之政務  
賜信解院室轉住明主院改名今守玄在職六年明  
和五年奉  
王命住仙波喜多院於是蒙  
欽命任權僧正是日也祖餞百數莫不以為榮矣明

和八年十一月六日剋日寂享年若未遺言反葬于  
東叡山護國院僧正為人謙讓汎愛衆因多服然不  
欲見俗人所交皆當世知名之士博學內通顯密二  
教外自六經歷史逮於諸子雜家稗官小說莫不涉  
獵又淵才雅思文章詩歌之好臨池之習畫繪之事  
皆能之書折衷和漢諸名家為一家故與世之所為  
者迥庭弟子三人守純住壽昌院後有故退守寂住  
普門院守諄住牛門行元寺僧正多著述壬辰之火  
為烏有知者蓋惜焉餘子曰僧正非趨以道義之高  
而已於諸雅藝莫不以選則所謂和順積內英華發

外者乎余於僧正嘗受一日之雅於津梁院時僧正  
前席就余曰文章不朽盛事我有心於子有年自今  
而苟有所著於子乎是謀余時雖不敢對以有信於  
心既而因世紛奔走不得尋見至斯不能無感乃據  
狀為銘附諸其上碑敢謂有酬知己之言哉銘曰  
北嶽降神東台育後幼戒于受長學于進三十誓御  
衆此見遴侍讀陪遊惟  
王之蓋事于  
二廟奔走以駿祝辭不浮薦以忠信山門政嚴任宰  
操刃斷割以正惟職之慎歷住諸山出躡大鎮祖道

薰灼徒車所躡年高德邵權位匪物帝誘其衷如紱  
是殉典籍博洽窮內外趁從以遊戲墨兵筆陳無發  
不萃惟德之潤溘亡一老嗟天不慙遺言首丘斯輿  
其櫬高足三人後先執輶庶安茲室永祉其胤

原俊輔墓銘

原俊輔名庸字以明俊輔者其稱也本氏長阪稱三  
十郎參州吉田人其先有平左衛門者天心中  
神祖命鳥居侯元忠略甲州也屬麾下與北條之兵  
戰于黑駒嶺屢有功及元忠領郡內善待之因留為  
之執政及嗣子忠政卒葬于羽州巖城其末世仕吉



田侯至俊輔以射術見用有故致仕變氏稱寓岡崎居焉專以射為教又以兼能軍學及鎗劍之技稱門人受業者至數百人一日遊東都觀風居數月病卒于其姪巖城侯臣鍛冶季茂之家實安永二年癸巳十月十一日也年五十七葬于大塚本傳寺蓋以其遠不可反葬也俊輔為人寡言安諦有膂力挽強至人傳觀其弓又敏好學涉于文藝善雅樂六皆以其選矣諸門人相為謀合資造碣二一以建諸葬所使人知其墓之所在一以置諸岡崎隨念寺為親故香花之所也以余於俊輔有一面識之素不遠千里為

狀其梗槩請銘其墓俊輔見余時唯談文詞一及他余謂是唯文士而已及察狀其多能如此人其誠可量哉以容取人余幾將失之俊輔矣銘曰  
軍功之冒質有文武舍矢如破有力如虎固稱哲匠聚徒百數節制技擊唯其所取孰先孰後莫授匪矩臨事苟用寧忝其祖夙志所慕觀風都府溘焉捐館倉卒誰主猶子襄事門人刻譜反魂西河歸魄東土男子四方其諸何拒惟此窀穸嗚呼安哉俊輔

見于甲夜其指何... 和安... 神...  
 言... 于... 門... 西... 東...  
 朝... 其... 風... 盡...  
 百... 其... 莫...  
 天... 固...  
 石象龕謹書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十

